

<<宫斗（上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宫斗（上下）>>

13位ISBN编号：9787561342213

10位ISBN编号：7561342217

出版时间：2008-06

出版时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凌昊雨

页数：57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宫斗(上下)>>

内容概要

.....如熙在搬到沁园之后找了个暖和的日子，坐着轮椅让小丫头推着她去看汪紫怜，对于自己日后的实验品，她当然要关心一下.....孤零零的一个小屋，空无一物的房间，江紫怜只穿一件粗布大褂，赤着脚，嘴里绑着布条，双手反绑在身后，瘦得皮包骨，蓬头垢面双眼无神坐在铺在地上的被子上，根本没注意到门口的如熙.....如熙停在门口看了一眼就退了开去，对身后的小丫丫头吩咐了几句，小丫头点点头走开，稍居就来了一个带着麻绳的身强力壮的仆妇，仆妇将[身轻如燕]的江紫怜一把提起拽到屋外廊柱下，将手里的绳子头绑在廊柱上一头绑在江紫怜的手上.....

<<宫斗(上下)>>

书籍目录

黑暗，无尽的黑暗，延绵不绝，无休无止，没有尽头，也不知哪里是出口... 不行.....不能这样...
...不想留在这黑暗里..... 许愿奋力挣扎，想寻找出路，可是却发现手脚不听使唤，就好像瘫痪的
病人一样，肢体完全没有知觉。

这让许愿感到恐慌，非典而已嘛，虽然她是病得很重，连着换了好几个病房，可是没听说非典会
让人瘫痪呀！

而且她才29岁，中医学院的三年级研究生，要不是这场非典，今年夏天她就毕业了，美好的生活
就在前面等着她，她可不想从此以后在床上躺一辈子！

！

许愿努力调动肢体运动起来，不知过了多久，当她觉得她已经没有力气让自己摆脱困境的时候，
忽然发现前方有一束光亮。

有光就有希望。

看到那束光，觉得疲惫的许愿突然从心底深处又涌出一股新的力量，没有知觉的肢体似乎又恢复
了知觉。

许愿只觉得身体猛的一震，光明尽在眼前。

“唔.....”低哑却稚嫩的嗓音，许愿一下有点恍神，自己的声音怎么变成这样了？

“熙儿？

熙儿！

熙儿你终于醒了！

”一个从未听过的妇人的声音在许愿的头边响起，声音里带着激动的哽咽。

“熙儿？

”许愿一头雾水，她什么时候叫这个名字了？

耳旁传来连续且杂乱的脚步声，房间里一下子涌进来很多人，许愿努力的睁大眼睛想看看她现在
所处的环境，可是她的眼前除了一片白光什么也没有。

她可以感觉到有只柔软却微凉的手放在了她的额头上，一只大手在摸她的脉，在听到有器皿相互
碰撞的清脆声音后，她闻到了草药的味道。

怪了，她记得她是采用西药治疗的方式，她同寝室的三个同学倒是选择了中药治疗，而她们已经
由于病情好转在几天前就转往康复病房了，只有她因为病情持续恶化最后进了icu病房。

真是的，想起来就丢脸，要不是爸妈坚持，她这个学中医的学生应该也是采用中医治疗的。
那些大剂量的抗生素，在杀死那些非典病毒的同时也让她的身体越来越弱，无力压制住病毒一波又一
波的反扑。

“大夫，小女现在情况怎样？

”就在许愿恍惚的时候，她听到了刚才叫“熙儿”的那个妇人的声音。

“夫人请放心，三小姐的热已经退了，现在已经没事了，我再开几服药，好好调养几天就行了。

”这大夫的声音听上去应该是已近中年。

“那真是太好了，谢谢大夫。

”妇人喜极而泣。

三小姐？

许愿更觉得

<<宫斗(上下)>>

章节摘录

黑暗，无尽的黑暗，延绵不绝，无休无止，没有尽头，也不知哪里是出口...不行.....不能这样.....不想留在这黑暗里.....许愿奋力挣扎，想寻找出路，可是却发现手脚不听使唤，就好像瘫痪的病人一样，肢体完全没有知觉。

这让许愿感到恐慌，非典而已嘛，虽然她是病得很重，连着换了好几个病房，可是没听说非典会让人瘫痪呀！

而且她才29岁，中医学院的三年级研究生，要不是这场非典，今年夏天她就毕业了，美好的生活就在前面等着她，她可不想从此以后在床上躺一辈子！

！

许愿努力调动肢体运动起来，不知过了多久，当她觉得她已经没有力气让自己摆脱困境的时候，忽然发现前方有一束光亮。

有光就有希望。

看到那束光，觉得疲惫的许愿突然从心底深处又涌出一股新的力量，没有知觉的肢体似乎又恢复了知觉。

许愿只觉得身体猛的一震，光明尽在眼前。

“唔.....”低哑却稚嫩的嗓音，许愿一下有点恍神，自己的声音怎么变成这样了？

“熙儿？”

熙儿！

熙儿你终于醒了！

”一个从未听过的妇人的声音在许愿的头边响起，声音里带着激动的哽咽。

“熙儿？”

”许愿一头雾水，她什么时候叫这个名字了？

耳旁传来连续且杂乱的脚步声，房间里一下子涌进来很多人，许愿努力的睁大眼睛想看看她现在所处的环境，可是她的眼前除了一片白光什么也没有。

她可以感觉到有只柔软却微凉的手放在了她的额头上，一只大手在摸她的脉，在听到有器皿相互碰撞的清脆声音后，她闻到了草药的味道。

怪了，她记得她是采用西药治疗的方式，她同寝室的三个同学倒是选择了中药治疗，而她们已经由于病情好转在几天前就转往康复病房了，只有她因为病情持续恶化最后进了ICU病房。

真是的，想起来就丢脸，要不是爸妈坚持，她这个学中医的学生应该也是采用中医治疗的。

那些大剂量的抗生素，在杀死那些非典病毒的同时也让她的身体越来越弱，无力压制住病毒一波又一波的反扑。

“大夫，小女现在情况怎样？”

”就在许愿恍惚的时候，她听到了刚才叫“熙儿”的那个妇人的声音。

“夫人请放心，三小姐的热已经退了，现在已经没事了，我再开几服药，好好调养几天就行了。”

”这大夫的声音听上去应该是已近中年。

“那真是太好了，谢谢大夫。”

”妇人喜极而泣。

三小姐？

许愿更觉得晕了，她是家里的独生女，没有兄弟姐妹，这会儿她怎么成了三小姐了？

“三妹，听说熙儿醒了？”

现在怎样了？

”又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听着年纪不大，但声音很有威严。

“啊，大姐，您来了。”

”妇人赶紧迎了上去，“大夫说了，醒了就没事了，小孩子身体好，调养几天就行了。”

”“那我就放心了，回头我再给你拿些补品来，你身体不好，累了这些天，也要好好休息。”

”“谢谢大姐。”

<<宫斗(上下)>>

” “这有什么好谢的，都是一家人，而且熙儿变成如今这样也是我那丫头闯的祸，这不，我带她来给熙儿赔礼来了。

” “三娘，芸儿知错了。

” 也是清脆好听的女童音，只是那声称呼叫得似乎不太情愿。

“大姐，谢谢了。

” 这个妇人已经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没什么谢不谢的，说来也是我管教不严，我原以为孩子之间打打闹闹是很平常的，也就没说什么。可哪晓得她竟然会把自己的妹妹给推到池塘里去，现在可是滴水都成冰的季节，熙儿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可叫我怎么向老爷交待。

” “娘，我知错了，娘，您就原谅我吧。

” 那个叫芸儿的女孩在苦苦哀求。

“是啊，大姐，芸儿既然知错了，那这事就这么揭过不要再提了，小孩子嘛，不知轻重，总算是没酿成大祸。

” “三妹，话可不能这么说，这好歹是一条人命，熙儿又是你的独生女儿，她要是真的没法再醒过来，依你现在这身体也不可能再生一个了。

” “大姐……” 三娘的声音透着哽咽，似是正中她的伤心处。

“三妹，我这人不会说话，有什么不中听的还请你不要介意。

芸儿，去，给你如熙妹妹赔个礼。

” “娘……” 那个叫芸儿的小姑娘噘着嘴，磨磨蹭蹭，不想动。

“芸儿，不要让娘说第二遍，你闯出来的祸，你得承担。

这是老天保佑，让你熙儿妹妹醒过来了，否则，你看娘怎么收拾你。

” “是……，娘。

” 听了自己的娘这么说话，叫芸儿的小姑娘不敢再磨蹭，快走几步来到床前，看着床上面无表情、脸色苍白、眼睛半睁半闭的妹妹，两只小手用力的绞着手里的绢帕，咬了咬牙，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才用极快的语速扔下一句话“熙妹，对不起。

” 说完，又蹬蹬蹬的赶紧跑回自己母亲身边，好像她一刻也不愿和这妹妹呆在一起似的。

“好了，三妹，我们也该走了，你好好休息，等年前老爷回来，我们一家人好好聚聚。

” “是，大姐，我送您出去。

” 疑似门轴“嘎吱”了一声，房间里安静了下来，许愿躺在床上，她觉得她快要精神错乱了，虽然眼睛仍然看不到东西，但想也知道她现在肯定不是在医院的病床上。

这是哪？

她怎么来的？

又是怎么变成这个叫“熙儿”的女童的？

如果她现在是“熙儿”，那许愿又在哪？

一连串的问号在许愿的脑海里排着队依次闪过，可是没有答案，让许愿本来就没有恢复清楚的大脑更是像一锅粥一样，胸口一阵气闷，然后那股气从胸腔上行到喉咙。

“咳咳咳……” 突如其来的剧烈咳嗽让许愿喘不上来气，只觉得自己快要憋死了。

“熙儿，熙儿，怎么了？

怎么咳成这样？

” 急促的脚步声由远渐近，一只微凉的手抚上许愿的额头，然后感到另有一只手托起许愿的后颈将她扶了起来。

许愿无法止住自己的咳嗽，本能的抬手打掉从她额头上移下来现在放在她胸口的那只手，然后翻了个身，趴在床沿，脸冲地，以一种像是要把自己的肺从胸腔里咳出来似的使劲的咳着。

背上一只手在轻轻的拍着，希望许愿能感觉舒服一点。

许愿有生以来这是第一次咳得这么厉害，让她直觉以为这个身体是不是有严重的肺结核，要不然怎么一咳起来就没完呢？

“熙儿，怎么样？

<<宫斗(上下)>>

好点了没？

” 妇人温柔的声音在许愿的耳边响起，许愿的咳嗽也终于缓了下来，而她的视力竟然也开始渐渐恢复。

原本眼睛只能看到一片白光，可是经她这么一通咳嗽之后，白光散去，视力开始变得清晰，可以视物了。

而最先看到的就是地面，不是地球上室内装修最常见的地板或地砖，倒像是一种石材，很像学校教室用的那种材质，青灰色的，很干净，光洁锃亮，就算在地上打几个滚估计也不会沾到多少灰。

许愿眨了几下眼睛，努力让大脑恢复清醒，然后视线向里移动，一个只在农村老屋才见过的专门摆在床下放鞋的黑色木质长矮凳，凳上有一双秀气的绣花鞋，看那鞋子的大小显然不是成年人的。

就在这双小绣花鞋旁边还有一双更漂亮的，虽然这双鞋的大部分被一条水红色的百褶长裙遮住了，但露出来的鞋头部分的绣花却是相当精致的。

当然，这双鞋是穿在某人脚上的，正是这个正扶着她身体的妇人的，依她刚才听到的那些对话来判断，她与这妇人是母女关系。

绣花鞋？

许愿抬头揉了揉眼睛，放下手时，两双绣花鞋还在眼前，她没有眼花。

胸口因为剧烈咳嗽现在还隐隐作痛，这也提醒着她，她不是在做梦。

而眼前的那两只只属于孩童的手，清楚的告诉许愿，她已经不是那个29岁的成年人，而是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

“ 熙儿，熙儿，怎么了熙儿？

还不舒服吗？

别吓娘啊。

” 妇人轻晃许愿，口中急切的呼唤，不明白自己一向乖巧的女儿怎么一病之后就变了一副傻样。

许愿愣愣的保持着那个趴在床沿的姿势，刺激过度，让她的大脑停摆，只能任由妇人将她扶起，背靠在床头，然后给她灌下一碗已经有些凉的汤药。

药汁入口，苦涩的味道让许愿呛了好几下，不过倒也让大脑恢复运转。

好不容易喝完，就着妇人手中的手巾擦擦嘴，许愿无力的靠着床头，打量这个崭新的地方。

在看到那两双绣花鞋的时候，说实话对许愿造成了很大的刺激，虽然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但可以肯定这里不是现代地球，可能是中国古时候的某个朝代，但具体是什么朝代还不得知。

现在再看到自己的“ 母亲 ” 和这个房间的摆设，让许愿更加确认了这一点。

这个房间的布置就像电视里的古装剧里的一样，墙上挂着的水墨风景画、窗台下面的梳妆台、房间中间铺着刺绣桌布的圆桌椅、挂在床头的流苏纱帐、还有现在盖在身上的手感光滑的锦被。

怎么看，这个家庭的经济状况都不像是普通百姓。

“ 熙儿？

” 一张精致的年轻脸庞突然出现在许愿的眼前，吓得许愿猛得往后一缩，结果后脑勺正好撞在床柱上，疼得眼泪都出来了。

“ 哎呀，熙儿，撞得疼吗？

当心一点啊。

” 妇人赶紧在床边坐下，把许愿抱在怀里，轻轻的抚摸着她撞疼的地方。

许愿趴在妇人温暖的怀里，对方柔软丰满的胸部随着动作温柔的按摩着许愿的小脸，让许愿想起了小时候趴在母亲怀里撒娇的情景。

“ 怎么样？

熙儿，还疼吗？

” 妇人扶起许愿，担心的看着自己的爱女。

都说母女连心，虽然自己的女儿相貌没有改变，但眉宇间的神情却已经不再是几天前的那个孩子了。想到自己的女儿差点因为连续几天高热不退而死，现在好不容易醒了可不知道为什么又成了一副呆傻的模样，妇人不禁又悲上心头，眼眶咻的泛红，泪光开始闪现。

许愿呆呆的看着自己面前的妇人，这也是一个为自己病中的孩子担惊受怕的母亲，让她想起了自己因

<<宫斗(上下)>>

为非典住院而在家里为她担忧不已的母亲。

在她被推入ICU病房的时候她就知道她肯定是不能活着走出这个房间了，她也是学医的，虽然她不是呼吸内科或传染病学专业，但出于一个医生的本能，她知道她坚持不了多久了。

为了抢救她的生命而注入体内的大剂量抗生素正在破坏她的身体机能，也许什么时候她闭上眼就此睡去，再也看不到这个花花世界了。

同样的，这个被她姐姐推入冰冷池塘的孩子也肯定因为受凉、受惊后引起发烧，并发肺炎持续高烧昏迷，然后在某个不为人知的时辰里悄然离世了。

现如今她在这个陌生的地方，占据了一个女童的身体成了一个小孩，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借尸还魂？许愿打了一个寒战。

作为一名正规医学院本科毕业的妇外科医生同时又是中医学院的中医妇科三年级研究生，要她去相信、认可“借尸还魂”这么一件天方夜谭的事并不是那么现实。

可许愿毕竟也是从小听着各种神话故事、鬼怪奇谈长大的，虽然觉得这事发生在自己身上很不可思议，但她不会拒绝承认现实，这从她清醒到现在还保持着安静和冷静就足以看出来，这也是身为一名合格医生的职业素养。

依现在的情形来看，正是因为许愿的灵魂进入了这个孩子的身体，所以这个身体才会死而复生，也就是说她将代替这个身体的原主人继续走完这个孩子的一生。

那同时也说明在地球上的那个祖国，已经没有她这个人的户籍资料了，她已经被注销了，世上再没有她这个人了。

她的肉体此刻说不定已经在解剖台上被分解成了好几块，而她的肺等呼吸器官则很有可能被单独拿出来做病理研究和分析。

谁叫她还在读本科的时候就自愿签了那份有法律效力的捐献遗体的合同呢，唉，如今这世道，尸体奇缺，要弄到一个好尸体给学生做实验不容易啊。

许愿从被子里抽出手看了看，这么的纤细，细到好像只需轻轻一折就能断。

再看面前的妇人，虽然化了妆，但还是能看出来这个女人的气色不好，再联想刚才听到的对话，这个女人似乎得了什么会影响到生育的疾病。

那个被称为“大姐”的女人，应该是长房吧，那么有威严，而自己的这个母亲则应该是三房，那个叫芸儿的女孩不是叫她三娘来着吗。

三房，也就是说这个家的男主人至少娶了三个妻子，原来这是一个允许一夫多妻的世界，只要养得活，娶多少个都随便。

“熙儿，熙儿，你怎么了？”

说话啊，不要吓娘啊！

就在许愿还在东想西想，想多找点关于现在所处时空的信息时，一声声焦急的呼唤打断了许愿发散的思维，使她双眼的焦距重新回到面前妇人的脸上。

“熙儿，别吓娘啊，看看，我是你娘啊，还认得娘吗？”

妇人捧起许愿的脸，两人鼻尖对鼻尖，双方的瞳仁里都倒映出对方的身影，呼出的气都被对面那人给吸入胸腔转一个圈再出来。

许愿眨了眨眼睛，扯动了一下嘴角，轻唤了一声，“娘。”

“罢了罢了，既然她到了这里，就以这个身体过下去吧，也许 would 让她活出另一番景象呢。”

妇人听到女儿喊了这一声，眼泪又流了出来，一把把许愿抱在怀里，一遍一遍的喊声着“熙儿”，眼泪落在许愿的脸上，沾湿了她的脸。

听着这一声声的呼唤，许愿的心也跟着一起感到温暖，想她在地球上的母亲想必在得知她因非典住院后也是如此的心情吧，只想把自己的爱女抱在怀里不让她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

那么，现在，爸爸、妈妈，许愿与您二老告别，我将在这个新的时空好好生活，以这个叫如熙的女孩的身份活出自己的精彩。

2“熙儿，天冷，别坐窗边，来，喝了这药。”

一碗冒着热气的药递到了正坐在敞开的窗前欣赏窗外雪景的如熙面前。

“娘，我已经病好了，不想喝了。”

<<宫斗(上下)>>

”如熙噘着嘴跟她的娘亲撒娇，虽然她的前身许愿是中医学院的三年级研究生，却并不代表她喜欢喝那种苦涩的药汁，再说，这药她已经喝了五天了，从她清醒那天，已经照三餐喝了五天了。

“熙儿，这是最后一碗了，听话，乖乖喝了。

”妇人爱怜的摸摸爱女的稚嫩脸颊，把手中的药碗又前递了几分，抵着女儿的嘴。

“当真是最后一碗？

”如熙看看碗又看看三娘，不确定这是不是娘亲为了哄她喝药而故意这么说的。

“当然是真的，娘还能骗你不成？

”三娘温柔的笑，眼里满是柔情。

.....

<<宫斗(上下)>>

编辑推荐

《宫斗(套装上下册)》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死了，活了，彷如棋盘上的生死劫争。
你来我去，只想一辈子里活上两世。
听见看见，那楼阁里的佳人数着云彩。
醒来醒不来都是牵着长绳的纸鹤在飞翔。

<<宫斗（上下）>>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